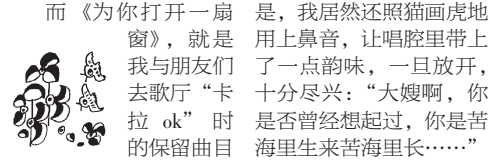


曾经与朋友们一起讨论过“什么是快乐的人生”，我的回答非常实在：“男人品得出好茶，女人化一点淡妆。掌握三首保留歌曲，学会跳三步舞。”在我看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偶然去歌舞厅放松一下，总得拿一回话筒，下一趟舞池，否则，“不许讲话不许动”，搞得像个木头人似的，自己很无趣，别人也扫兴，还有什么意思呢？



而《为你打开一扇窗》，就是我与朋友们去歌厅“卡拉ok”时的保留曲目

目前，全国正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联控工作，这是一场战疫情的硬仗。

很多人都会谈此病而色变，因为许多人经历过2002年冬至2003年春的那场疫潮，一种由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疯狂并迅速传播，致全世界八千余人染病，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774人死亡。古语曰：“人终有一死，健康乃其至宝。”希波克拉底在《对话·高尔吉亚篇》中间道：“对人而言，有比健康更贵重的任何事物吗？”当病魔汹涌而来，

对如同恶魔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踪迹仍然未知时，正是中国人最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回家过年，人来人往，使人们的恐惧加重，出现了争先恐后地抢口罩和囤积粮食药品的乱象。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疾病实际上就等同于在人死之前对人的一种心身损伤，这损伤不仅在个体，更在社会共同体。

在古代，当疾病降临到人群中某一人的身上，尤其是当他得了病还伴随着发热，特别是这种发热有流行并强烈地影响着这一群人、这一片地区的时候，他被迫隔离，不问致病的原因，不问疾病的程度，不问病人的感受，谁得病，谁就得自动地从他习惯的处境中退出，离开他的生活环境，离开他的至亲至爱。疾病使他被孤立，他的同伴彻底地抛弃了他，躲他好比躲死神一样。

既然伤病的人被孤立，得不到供养，为了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必须恢复健康，而将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人被称为“医师”。在早期时代，医师作为能够保全和帮助恢复健康的职业，受到了高度的敬重，病患的需求证明了医生的资格。近代西方医者普遍认为疾病不是被恶魔附体，而是自然的原因就发生的。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可能避免的生病，自然而然地，疾病就发生了。

现代，生病的人的生活与健康人的生活自然不同，他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或者失业，或者他连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全无指望，他自觉孤立，但他反而成为社会寄望于那些带来健康希望的医师们去特殊看护的对象，这是具革命性的进步。健康是人类的权利，对于社会群体中任何一个成员正在遭受的病痛，国家、社群、医者总有人道之举，社会同情病人，医者就死扶伤。

疫情当前，为了生病的你早日康复，为了你爱的家人和朋友免于病毒侵犯，为了未来你我在无毒的天地间更好的团聚，让我们重视疫情，领悟科学理念，寻找致病的原因，关注疾病的程度，看护病人的感受；让我们暂时隔离，做好防护措施，保持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为阻止更多的伤亡而共同战斗，共渡难关，这是人类团结一致的最好体现。

当今，人们的生存环境并不理想，医疗保障条件有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有特效药，为了阻止疫情扩散，隔离是最好的看护和疫苗。隔离并不是孤立病人，反而促使病人和健康的人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你病了，我们看护你。你隔离，我们的心在一起。



为你打开一扇窗

赵荣发

再后来，我又学唱了几个沪剧唱段，王盘声的《读遗书》、解洪元的《开方》，乃至丁是娥的《教育虎荣》，我都能从头唱到尾。不过，由于当时无人指导，只能跟着“喇叭头”学，有一搭没一搭，有了这回不知下回的，所以这些唱段独自哼哼还可以，却从未上台演唱过，只怕班门弄斧，落得个出尽洋相下不了台的下场。

直到卡拉ok走进我们的生活，和同事们一起去歌厅，发现其中居然还

有沪剧后，我才鼓起勇气重拾旧习。我的想法很实在，流行歌曲太新潮，一时三刻肯定学不会，那就把沪剧作为一个突破口吧，否则，再不思进取，真会找不到吼上一嗓子的机会了。

挑来挑去，我找到了孙徐春演唱的《为你打开一扇窗》。好听，也正流行，既是戏曲，也能当新歌，可谓一物两用，很有点舍我其谁的味道。

于是，我开始从头学起，边学边唱。因为之前有点基础，加上我集中精力专攻一首曲子，所以，没多久，我就把这首孙徐春的代表作学得有鼻子有眼了。以后，每次与同事

朋友们去歌厅，我都点唱这首曲目，日子长了，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我在演唱这首曲目时，就越来越有点腔调了。

而更让我觉得庆幸的是，这曲唱段还有个特别讨巧的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这里的“你”可以是泛指，这里的“窗”也可以寓意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在和同事们一起放逐快乐的时刻唱上这一曲，献上自己的一份真情，也就更能获得大家的叫好了。

当然，只此一曲也未免太单调，所以，后来我又学会了几首其他的歌曲。不过，唱得最多最尽兴，获得最多叫好声的也还是这个唱段，甚至还被捧上了偶像的级别。前几年，单位里举行年会，大家一起娱乐，我又“打开了这扇窗”，结果，一曲甫毕，我们那位新来的美女文员竟然发现新大陆似的，匆忙中捧起一盆就近的鲜花献给我：“赵老，您可以去参加戏曲大奖赛啦！”

我接过了这盆鲜花，心里一阵惊喜，又几分清醒，我在把这盆鲜花物归原位的同时，倏然想起一句话：“生活给你关上了这扇门，就一定会打开另一扇窗。”

我的唱歌经历或许刚好说明了这一点，而它不过是“快乐人生”的一个缩影而已。

平时都喊钟鸣“钟Sir”，临行前，小小的女儿紧紧抱住钟Sir：“爸爸，我们等你回家！”那一幕，多少人潸然泪下。紧接着，我院呼吸内科蒋进军副主任医师、护理部监护室徐璟护士长、重症医学科屠国伟副主任医师、肝外科监护室张晓云护士分批次加入援鄂医疗队紧急出发。这些逆行的英雄都是年富力

强中青年骨干，他们告别家人，她们剪短发，他们奋不顾身，她们在连续抢救危重患者的战斗中戴口罩眼罩磨肿了鼻子脸庞被勒变形，只因为在职业道德面前，在同胞手足面前，再无其他选择。而留守的急诊科、医务处等部门的同事们，更是早在1月27日就全面恢复工作加班加点，他们戴着口罩在寒冷而清静的街道上奔来各就各位，日夜兼程攻坚克难。

“嘿嘿，”小潘说道，“你不是才抱怨过医患矛盾吗？”这倒是真的，就在10天前，门诊有一位苏州男病人挂错了号，我正在跟他家属反复解释，他突然将手中的所有资料全部摔打在我头上！我当即火冒三丈，周围

因为无法像往年那样聚餐狂欢，因为每个人的心情都随着新疫情波动，因为我还是一名医生，所以现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

虽然气氛紧张，但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还是充分发扬着遇强更强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不，远在杭州的“死党”小潘先微信转发了一则闭关在家百无聊赖搬凳子垂钓鱼缸的视频过来，电话尾随而至：“你没上班吧？”我说就要上班了。她说我就是很自私我不希望你上班我舍不得你有危险。我说那哪能啊，再怎样也不能临阵退却。她接着说，那你就天天网上看病人不也挺好的。我说那是权宜之计，因为疫情，全国成千上万的医生自发加入驰援武汉在线公益义诊活动，通过手机和电脑，解答了近500万次焦虑的咨询，将医学知识、防治要点以及爱心救护通过网络传递给了武汉、湖北乃至各地的病患。

众人拾柴火焰高。更何况，早在1月23日，我们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副主任就已奔赴武汉前线。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指令，他立即取消了澳大利亚家庭之旅，在小年夜义无反顾地启程动身。我们

前一阵，不知哪一位在日华人的努力，找出电影《追捕》的未删本。发到网上，一下子涌起一波热潮。二三十年前就来到日本的中老年华人，都有迷恋《追捕》的经历。

当年，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追捕》，其实只有原版的二分之一。原长约两小时。剪掉的其实只有两个片断是少儿不宜的，其他都是一般可以接受的情节。原因，也许是为了把时间压成一小时，这是我瞎猜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能够上映这样一部高水平的日本电影，情节动人，女主角青春靓丽，男主角演技高超，当然会引起轰动。

情节其实并不复杂。一位正直的检察官，怀疑一起案件有内幕，陷入了被诬告的漩涡。为了自证清白，洗清冤枉，开始了边躲避警察的追捕，边查找事件真相的逃亡生活。女主角出现了，她是富家千金，帮助了这位检察官，爱上了他。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但是，曲折又合情理，虽稍有夸张，绝不是神剧。

女主人公真由美，成了中国男人几乎人人喜欢的梦中情人，饰演者中野良子成了中国观众心中超一流的大明星。其实她在日本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但当时年轻，表情青涩，日式的美加上西洋的作派，的确演得成功。

男主角由殿堂级的高仓健饰演。演技自然是火候恰到好处，观众应该仰望的。高仓健的脸相很特别，刀削般的轮廓，冷冷的表情，几乎没有笑容，却处处溢出男性的尊严。是韩式小鲜肉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野良子和高仓健是我们中老年难以忘却的记忆。年轻一代可能也有知道高仓健的，因为距《追捕》多年以后，曾出演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也是堪称经典的好影片。

我曾有幸和这二位明星有过一点点交往。先是中野良子，因为当年《追捕》献映，中方邀请她来中国访问。白杨前辈要送中野一枚印章，命我篆刻。即是附图的这一枚。在前辈的安排下，还一起吃了饭。

中野送了一张签名的黑白照给我，俏皮地说，这是她唯一的一张漂亮的照片。

我移居日本以后，她还要我刻过几枚印章。其中一枚是“真由美会”。这是她组织的一个团体，主要是面对我中国影迷的。现在恐怕早已烟消云散。日本的年轻人比我中国青年更不知道，曾经有过一部叫《追捕》的电影。

高仓健是我到了日本，住在东京时才有交往的。一九八九年，一位和日本众多明星都熟悉的小叶找我，说高仓健

见到我为白杨前辈所刻的印章，非常喜欢，想要我刻一个“健”。是我崇拜的大明星，当然十分乐意。即是附图的那一枚。

他还招待去一家有名的小店品尝寿司。没有一点点的傲气，对旁边的食客微笑点头，不卑也不亢。小叶在东京留学后去了澳洲，我也搬过许多次家，三十年未通音问。如果相见，真是白发对苍颜了。小叶姓段，当年，大美人。

中野良子和高仓健，因了《追捕》，和中国观众结缘。中野早已息影，住在日本关西。高仓则已在五年前逝世。

《追捕》在中国上映时，虽然家喻户晓，倒也未必万人空巷。一部影片，能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我所知道的，不是外国电影，

而是国产片，张艺谋导演的《菊豆》。西递和宏村，朋友们大概都知道，大大小小的旅行社都会有这个旅游项目。那是在黄山西南麓黟县的小县里的两个村庄。我一九八三年第一次到达那里时，远没有被辟为旅游点，几乎没有光顾者。我请村民割爱，收到过木对联和竹抱柱联，至今还挂在上海的破屋里。真的古董，百余年的资格。那时，那里民风淳朴，一脸真诚，绝不骗人的。

当年，我是去黟县县城西南的黄村考察，探访清末大书法篆刻家黄牧甫的故居。刚改革开放，百废待举，县政府的电话是手拨的，看得我目瞪口呆。到

黄村不过十六七里路，只能坐一段摇摇晃晃的客车，然后，顺着手扶拖拉机小道步行前往，一脚高，一脚低，好不累人。

听说黄牧甫的小女儿嫁在三里外的南屏村，还健在，其家存有许多黄氏遗墨。我又踏着田埂前去。那是一个极为宁静的村子，全是明清古屋，保存良好。尤其是明代建的，柱子都是方的，可见用料之讲究。在我之前，很少有外人去惊扰。

几年后，张艺谋看上了南屏村，特地造了一条通往县城的大道。他率领摄影组，住在县城，每天坐车前往拍摄。那个小

村，家家都拿得出和微笑着的巩俐的合影。那部影片，就是《菊豆》。成片以后，没在国内上映，据说在国外得了大奖。又过了几年，为了答谢南屏的村民，特地在县城为他们放映了一场。后来，眉飞色舞的村民告诉我，南屏村所有的人，除了瘫在床上的，包括刚生好孩子的抱上孩子，全去了。当地农民当时还没有助动车，更遑论小汽车。二十里路，有许多是走着去的。这才叫万人空巷。

其他医生被吓得呆若木鸡，他太太泪涟涟地把他推到诊室之外，向我哭诉病人已经在外地诊治多次服药无数但疗效欠佳，迫不得已冒着风险驱车前来上海，说上海水平高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你当时不是抱怨说当医生太难了吗？”隔着手机都能感觉到小潘潘故意的揶揄口气。

“是的，但现在是非常时刻啊。”再说，打断骨头连着筋，一家人终究是一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何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预计是2周，疫情的发展高潮也就在最近几天，鉴于目前尚无有效证据证明任何药品能进行预防，因此除了积极隔离做好防护，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严阵以待，并尽自己最大力量为大家提供疏导、帮助和救治。“小潘，不跟你说了，我马上去继续手机抢单义诊呢！”只不过，新型冠状病毒对我们心血管医生真是太难了，说着说着无意中就说成

“冠状病毒病”了！（本文写于1月30日凌晨）

明日请看《我们送暖意，我们被温暖》。

春节偶书

陈茗屋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

春节偶书